

表 期 表

1

[保加利亞] 伊·布魯尼 號 還

# 小牧童

姆·卡巴克切娃  
爾·萊特—柯伐遼娃

俄文節譯

柳 朝 堅 中譯

伊·布魯尼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И. Хаджимарчев  
ПАСТУШОК КАЛИТКО  
Детгиз 1952

書號: 譯0069 28 開本 147 千字 定價 7,600 元

小 牧 童 (高)

著 者	伊·哈吉馬爾契夫
俄文節譯者	姆·卡巴克切娃 爾·萊特柯伐達
中 譯 者	柳 朝 堅
繪 圖 者	伊·布 魯 尼
裝 幀 者	馬 如 瓊
出 版 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二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195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12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錄證

## 作者的話

戰前，雅果陀伏村過得又安靜又和平。村子周圍環繞着長滿濃密松林的高山，其中最高的是鷹峯——它就跟個哨兵似地，守衛着村子。紅瓦屋頂的白色小屋在綠色山谷裏，好像一些紅紅白白的丁香花球。這個村子裏的人跟所有住在森林裏的人一樣，雖然有點兒嚴肅，但盡是些正直的人，幹活的人，懇勤好客的人。

可是，苦難的日子降臨了：一直武裝到牙齒的殘暴匪軍湧進了保加利亞，它被法西斯統治者出賣給希特勒德國了。他們把一切生活都擾亂了，蹂躪着全國。烽火也燒到了小小的雅果陀伏村。苛捐雜稅、殘暴的壓迫、野獸似的行爲都沒有個完。德國和保加利亞法西斯分子殘酷地迫害和平居民。被他們抓去關起來和打死的人越來越多，連老人、婦女和孩子也都逃不掉。產生了游擊隊的活動——農民丟下自己的家園，上山去了；追捕起義人民的警備隊，把整個雅果陀伏山谷都包圍了起來。他們禁止樵夫到森林裏去，不准他們從那裏運砍下的樹木給鋸木廠。鋸子的聲音不響了，木廠幾乎停工了。一切都像死了，沒聲音了，就像被冬天的嚴寒凍住了似的。

可是春天，喧鬧而歡樂的春天，按時來了。

它在森林裏和小鳥一塊兒歌唱，像一個活潑的小姑娘那樣沿着狹窄的林中小路奔跑，在

山崗上和深澗裏跳躍。春天使山裏的小溪潺潺地流，使牲口身上的鈴鐺叮叮地響，使山坡上的花草開放，使牧笛從清早吹到深夜。在像孩子眼睛一般蔚藍和明朗的天空中，飄着綿密的浮雲，倒映在山腳邊鏡子似的湖中。五月沒風沒雨地過去了。它好像乘着自已那華麗的帆船，輕盈地在花草樹木的大海裏行駛，放大了嗓子歌唱。

但是在這年春天，人們都不想歌唱，也不想講令人愉快的故事。該死的憲兵們，像發瘋的野獸似地殘害着人民。他們燒毀了農民的小屋，把人民最優秀的兒女——爭取自由的戰士——關進監獄，在城市和鄉鎮裏屠殺人民；呻吟聲籠罩着全保加利亞。

人們越來越明白：災禍是不會自行消失的，必須同它作鬥爭。

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反抗運動擴展着，游擊隊和地下組織建立得越來越多。

孩子們也參加了這個全民運動。他們看到了自己祖國的苦難，看到了法西斯怎樣折磨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到了他們怎樣燒毀村鎮。孩子們自己也常常弄得無家可歸，他們的背上嘶嘶響着憲兵的鞭子。但這一切並沒叫年輕的愛國者們害怕，反而在他們心中燃起了仇恨希特勒強盜和保加利亞走狗的火焰。保加利亞的孩子們渴望做任何工作以便救自己的國家，使自己的人民脫離不幸和災難。

我要對讀者們講的，就是關於這些孩子，關於一個在這種艱苦黑暗的歲月裏成長起來同時鬥爭着的農民孩子——卡里特柯。

## 目 錄

作者的話·····	一
卡里特柯·····	一
不聲不響的小伙子·····	七
快些長大呀！·····	一〇
「再見，我的朋友們！」·····	一六
游擊隊員·····	二二
「出大事啦爺爺」·····	二七
「我發燒，睡不着」·····	三一
逃走·····	三三
森林裏的一夜·····	三六
指揮員·····	四三
在游擊隊營地裏·····	四六
政委在說話·····	五二
你是什麼人，馬諾西？·····	五六

新生活，新人……	六一
大路上發生的事件……	六六
聯絡員……	七一
阿加比得到任務……	七五
信……	八〇
雅果陀伏村的文書……	八五
攻擊……	八八
迫害……	九〇
人們說些什麼……	九三
華尼亞爺爺……	九四
搜索……	九九
「我們戰鬥——我們必定勝利！」……	一〇三
一個家庭的歷史……	一〇九
卡里特柯怎樣販賣覆盆子……	一一八
在老磨坊裏……	一二八
在篝火旁……	一三三
在伏爾契林中空地上……	一三九

去執行任務	一四三
火車開來了！	一四五
第一次戰鬥	一四八
野獸一樣的人	一五六
不要頹喪	一五九
電話鈴在響	一六一
在森林裏	一六六
最近的路	一七五
在山洞裏	一七八
在行軍中	一八三
謝林尋找主人	一八七
「只是要堅強！」	一八九
再有一夜	一九二
卡里特柯在雅果陀伏村	一九六
在伏斯比爾喬家裏	二〇〇
遇見謝林	二〇四
卡里特柯行動着	二〇六



## 卡里特柯

山坡一直延伸到河邊，一羣羣的綿羊就放牧在山坡上。牧場中間，孤零零地聳立着一棵有很多樹洞的大楓樹；在低矮的極枝上，靠近雄偉的被篝火燒過的樹幹，掛着大約半打滿是補釘的牧童用的背袋，牧童們躺在楓樹陰下濕潤的草地上，起勁地互相講種種故事——有的是真事，有的是胡扯。一個人講，其餘的人屏住氣聽，然後鬧哄哄地稱讚說：

「了不起！真有意思！你說得多好啊！」

那些牧童的頭子——卡里特柯，比大家更愛講故事。

卡里特柯跟自己的母親庫拉，住在村子邊上。

庫拉在莫羅諾夫的傢具廠裏做工。卡里特柯的父親已經過世了：他是給廠裏的機器碾死的。他們的小屋又破舊又矮小，要走進唯一的一間房間，得先把



腰彎得低低的，穿過又擠又髒的牲口圈。在大院子的另一頭，是卡利金叔叔的房子。房子很大，很新，是去年秋天才蓋起來的；打開樓上的小窗望出去，整個雅果陀伏山谷差不多全都看得見，也看得見河旁的工廠，山坡上的牲口羣，還看得見火車站旁邊的湖——上別墅避暑的漂亮女人，穿了花花綠綠的衣服，在湖裏蕩着黃色的小船。卡利金叔叔常常跑上陽台，去看他的牲口放得怎樣。要是一發現有什麼不對頭，他就開始放大喉嚨嚷：

「喂，死鬼，你瞎了眼還是怎麼着？羊鑽到馬鈴薯地裏去了也沒有看見！……喂，卡

里特—柯！」

卡里特柯靠了叔叔的「慈悲」過活，說得更正確些——他是在叔叔那裏當牧童。那是很大的一羣牲口，事情很多，

這孩子就只好常常不到學校裏上課了。他很容易才唸完了二年級，進了三年級，這就變得糟透了。卡里特柯上一天學，曠兩天課。教師非常不滿意：

「不能曠這麼多課……」

卡里特柯慚愧地低下頭。



原书缺页

「怎麼是——白費時間，叔叔？我學習得挺好，連老師都說……」

「我知道，你們的長頭髮老師要些什麼樣的學生！他要把你們造成布爾什維克！全村都在說這件事。」

「哪兒的話，卡利金叔叔，我們從來也沒有聽到他說過這樣的話。」

但老卡利金連聽也不要聽。

「這些有學問的人會把全世界葬送掉！」他嘟囔着。

老頭子的脾氣比石頭還硬：不論是請求還是勸告，總不能叫他軟下來。但是卡里特柯的固執勁兒也不比他差。叔叔上小酒店，總要到深夜才醉醺醺地從那裏一路上扶着籬笆回來。叔叔上小酒店的時候，卡里特柯就把羊趕進作爲羊圈的後院，跑到他喜愛的老師那兒去了。

年輕的老師阿辛，挺生動地教授着地理和自然。卡里特柯最喜歡這兩門功課。老師耐心地傾聽着卡里特柯無數的問題，很樂意地作着簡單明瞭的答覆，給他好些書。卡里特柯狼吞虎嚥地讀着，把每一分鐘空的時間都用來讀書了。書本裏的生活和他知道的那種完全不一樣。他在讀書的時候，把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全給忘了，他覺得自己不是個窮苦的牧童，而是個堅強、勇敢和獨立的人。讀完了這種書，他還長久地沉湎在書本裏的主人公的生活中。最有趣的書就拿來講給孩子們聽。他們心滿意足地聽着，並且因爲他知識廣博，非常尊敬他。

卡里特柯記得許多山脈和河流的名稱，讀過有關熱帶野獸的故事，知道牠們的生活和習性，甚至於還知道牠們吃什麼和怎樣養育小獸。

卡里特柯挺愛用些意外的問題，來難倒他那些牧童伙伴們。

「誰知道世界上哪條河最長？」他忽然問。

孩子們不做聲。卡里特柯也不做聲，同時感到抑制不住了，笑容愈來愈大地浮上他的臉，終於洶氣地嚷：

「啊哈，不知道啦？我告訴你們——是密西西比河〔註一〕！」

「最深的呢？」有個孩子問。

「最深的？你大概想說河水最滿最寬的吧？」卡里特柯反問，他的眼睛挺快挺快地震盪着：得快要想出來呀……



「尼羅河〔註二〕！」瘦削的伏斯比爾喬突然說。

「不——不對！」卡里特柯擺擺手。

「尼羅河！尼羅河！」小阿加比大嚷着。他非常想支持伏斯比爾喬：這個卡里特柯什麼都知道，應該打下他的驕氣才好哩！

阿加比長得像隻小皮球，又小又圓又好動，他綽號叫小胖。

〔註一〕 密西西比河——在北美洲，長四千二百哩，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

〔註二〕 尼羅河——在非洲，長四千一百多哩，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

「河水最滿最深的是亞馬遜河（註），在南美洲！」卡里特柯突然拿定了主意宣佈。

「是呀！你知道得好多吶！」阿加比受了委屈地說。

卡里特柯懂得這麼多，阿加比有點兒嫉妬。因此，雖然阿加比年紀小些，可常常要頂撞卡里特柯。阿加比不會唸也不會寫，別人知道得比他多，這都叫他心痛得掉淚。

可是卡里特柯發火了。他忍受不了阿加比無緣無故地拿自己不懂的東西跟他爭。卡里特柯一發了火，他就不顧惜朋友，把最叫人生氣最厲害的話都說了出來。

「我是識字的。又不像你，」他打斷了阿加比的話。

「嘿，好神氣！也算找到個大學問家了！」

「得了，你別說啦！」

「我偏要說！」

「笨蛋！」

「吹牛家！」

「我不吹牛。幹嗎你白費話？」卡里特柯差不多已經是心平氣和地問了，一面充分感覺到自己的正確。

他怪不過意的，因為他竟使阿加比感到那麼難受。在這以後，不論阿加比對他嚷些什麼，

（註）亞馬遜河——長三千多哩，是世界上第三長的河流，但就水量的大和灌溉地域的廣來說，實在算得上世界上  
的第一條。

卡里特柯總是不聲不響地坐着，咬緊了牙關再也不說一句話。阿加比也沉默了下來。過了幾分鐘，他們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又談了起來。

儘管有這些爭論，阿加比還是信任他的老朋友，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人比卡里特柯更聰明更好了。他能一連坐上幾小時，聽卡里特柯講他讀過的東西。誰要是敢懷疑卡里特柯的力氣或是靈巧，阿加比不用考慮就會跟他打一架。確實的，卡里特柯不光會唸又會寫，他還能跟彈簧似的，雙手不撐着什麼，打地上蹦起來。他幹這一手比所有的孩子都俐落。要是由勉強才看得出的小路爬上山頂，他可幹得比誰都好。他靈活得像水銀，迅速得像風。

如果他有什麼東西不知道，他就老老實實地承認。

孩子們有時會問：

「鯨養下的是小鯨嗎？蝸牛是怎麼繁殖的呢？」

卡里特柯把鯨的事說了，關於蝸牛，他什麼也沒回答。他沉默了一會兒，臊得擰着自己的耳朵：

「不知道……得去問問老師。」

## 不聲不響的小伙子

牧童中間有個小伙子，十四歲光景，不知怎的老是跟人家合不到一塊兒。他比別人穿得

更破爛，更窮，老不吭氣，從來不參加老楓樹底下的長談。

他姓拉杜伊爾。總共才比卡里特柯大半歲，但骨骼寬大得多，也高得多。按身材看，他準會長成個岩石似的大個子。

跟所有的牧童一樣，拉杜伊爾也是給人當長工。他很早就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兒，他的祖父是個鄉村牧人，這孩子是他用鮮奶餵大的。打幼年起，小拉杜伊爾就跟祖父老拉杜伊爾一塊兒放牛趕羊，以後村裏的財主唐珂·希萊，把這孩子僱了去當長工。這孩子孤零零地長起來，主人常常揍他，多半是爲了這個緣故，小拉杜伊爾才老是這麼抑鬱寡歡——他不跟旁的孩子一樣打哈哈，說笑，却總是一聲不響。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接連不斷地霎眼睛。因此，牧童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莫爾貢」。小拉杜伊爾永久的沉默，使牧童們又驚訝又惱怒，因此他們短不了去逗弄他。

「你幹嗎跟啞吧一樣，老不吭氣呀？」有人問他。

「像土耳其石碑似的，一聲也不響，」另一個人補充說。

性子最躁的人就抓住他的肩膀，用盡全身的力氣搖着他，同時大嚷：

「說點什麼吧，你這個木頭！」

「母親已經把我生成了這樣的嘛，」莫爾貢終於委屈地回答。

「原來是個菜園裏的稻草人！」孩子們笑了。「你會長成個什麼樣的人嘍！」

〔註〕「莫爾貢」的意思就是：常常霎眼睛的人。



這些委屈使拉杜伊爾的心都緊縮起來了，但他默不作聲地忍受着一切。他甚至於不怪誰，自己的錯嘛！爲什麼他不像別的孩子一樣呢？瞧他們多快活，他却跟個聾子啞吧似地坐着，因此他們才生氣的。他憂傷而又孤獨，默默地到森林裏去——望着長滿了檜樹的高山，望着白雲，吹起了蘆笛。他只有對了這把蘆笛才傾訴自己的心願和幻想。

卡里特柯常常和大家一塊兒嘲笑小拉杜伊爾，跟大家一樣對他的沉默和憂鬱的性格感到驚奇。有一次，他想知道莫爾貢一個人在森林裏做什麼，躲到哪兒去。於是他躲在灌木叢裏，悄悄地跟在莫爾貢後面走。莫爾貢默不作聲地坐了好久，他的臉是那麼平靜，一點兒也不憂鬱。然後在他手中出現了蘆笛，卡里特柯開始傾聽：他在小拉杜伊爾的吹奏裏聽出了那樣多的憂傷，他禁不住爲自己和孩子們害臊了。「幹嗎我們要嘲弄他呢？」卡里特柯想。「難道因爲他是這樣的人，他就有罪了嗎？」

他爬出灌木叢，悄悄地走到小拉杜伊爾面前，在他身旁坐下。小拉杜伊爾由嘴唇上取下蘆笛，望望卡里特柯，他的臉馬上又變得憂鬱孤僻起來了。

「再吹吧，小拉杜伊爾！」



卡里特柯的請求和聲音是那樣的特別，小拉杜伊爾驚訝地對他望望，接着拒絕地搖搖頭。「吹吧！對於你，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小拉杜伊爾猶豫地拿起了蘆笛，又放了下去，重新拿了起來——開始吹了。他吹着，卡里特柯一動不動地坐着，默默地望着他。

他們一塊兒回家。從那天起，誰要是再嘲笑小拉杜伊爾——他就免不了跟卡里特柯有一場麻煩。

## 快些長大呀！

有一天晚上，小拉杜伊爾到卡里特柯這裏來了。他才到過自己的祖父那兒。老頭子在高山下放牲口，永遠第一個知道新聞——從高山上，就彷彿在瞭望所裏似的，看得見鄰近村子裏發生的一切。他知道什麼新鮮事，他就告訴孫兒了。他有話也只跟孫兒講。

小拉杜伊爾把卡里特柯叫到屋子外面去，他們不用商量一下，就直往村邊的舊草棚走去。他們三人——小拉杜伊爾，卡里特柯和阿加比——通常總是在這兒決定自己一切最重要的大事的。他們鑽進了草棚子，小拉杜伊爾愁眉不展地說：

「維列夫村有德國人。是早晨開到的。」

孩子們早就在等這樁禍事了。可是小拉杜伊爾的話還是把卡里特柯嚇呆了。